

大家小书

译余偶拾

杨宪益 著

北 京



译余偶拾

杨宪益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译余偶拾 / 杨宪益著.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9.3

(大家小书)

ISBN 978-7-200-14504-5

I. ①译… II. ①杨… III. ①史学—中国—文集

IV. 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8598 号

总 策 划 : 安 东 高立志 特邀编辑 : 韩慧强 责任编辑 : 高立志

· 大家小书 ·

译余偶拾

YI YU OU SHI

杨宪益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总 发 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0-14504-5
定 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总 序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

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代序，博大精深，高瞻远瞩^①

王敦书

杨宪益先生是中外驰名的大学者。他将西方古典名著《荷马史诗》译成中文；又将《楚辞》《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以及部分《史记》与《资治通鉴》译成英文，在外国广为流传。1993年3月，香港大学因他“对开拓学问知识和人类福祉有重大贡献，在文学和历史学上的杰出成就”而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一同享此殊荣的还有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印度拯救贫民的阿尔巴尼亚籍特雷莎修女，可见其规格档次之高。

1990年，笔者有幸攀识杨老，翌年又蒙赐赠1983年出版的大作《译余偶拾》一书^②。该书辑录了杨宪益在20世纪40年代所写的文史考证，特别是中西交通史方面的文章和笔记，这些

① 本文原载于作者《贻书堂史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

② 杨宪益：《译余偶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

文章的内容都是孤陋寡闻的我以前所不知或知之甚少的，读后获益匪浅。杨宪益在序言中谦虚地说：“重读这些青年时笔记，觉得内容上问题不少。”然而，他指出：“但是也有些考证，如关于‘萨宝’是湿婆崇拜，《西域记》的摩醯罗矩罗即吐谷浑的慕利延，以及一些关于东罗马和古代中国的交往，则今天我还是认为可以成立的。所以也许还值得重新出版一次。”可惜，我国研究拜占庭（即东罗马帝国）史的学者在介绍与评述中国的拜占庭研究时却对杨宪益在这方面的成就只字不提。例如，在郑玮的《中国学者对拜占庭史研究综述》^①和陈志强的《拜占庭学研究》^②第1章第2节“中国的拜占庭学”中都看不到杨宪益的名字、著作和观点。因此，不揣愚陋，仅就个人所知，对杨宪益在研究中国与拜占庭关系史方面的贡献进行探讨。

这里，必须做三点说明：（1）说杨先生“博大精深、高瞻远瞩”，是就他的全部学问而言，其中自然包括其拜占庭与中国关系研究，但并不专指此。（2）所谓“贡献”，是指他根据对原始文献的研究和对语言学、历史学、地理学的掌握，对

① 郑玮：《中国学者对拜占庭史研究综述》，《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

② 陈志强：《拜占庭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照中外各家学者的看法，提出自己的见解，得出独立的结论，成一家之言，启人深思，推动了学术的讨论和研究，并不是说他的观点全部正确，完美无缺。（3）笔者对中西交通史和拜占庭史是门外汉，毫无研究。因此，本文只是依据杨宪益的作品，以中国史学前辈著名学者张星烺的名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①第1册中的有关论述和齐思和的力作《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②为参照，提出杨宪益在这方面的看法和观点，不可能、也不必要评论其正确或可商榷之处。如果说了一些话，仍然属于介绍性的皮相之谈，只是抛砖引玉而已。若万一在某种程度上能为概括半个世纪前中国的大学者们乃至一些外国汉学家在本领域的研究成果，并辨别其异同做出点滴工作，供新一代学者了解，略有承上启下之意，则超过了笔者的期望。

《译余偶拾》共收97篇文章，内容极其广泛，其中与东罗马帝国有关者大致是：《秦王〈破阵乐〉的来源》《大秦道里考》《大秦异名考》《大秦国的制度与风俗》《唐代东罗马遣

①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朱杰勤校订）第1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以后简作《汇编》，只列页码，不注明第1册。

② 齐思和：《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5年第1期；其单行本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以后简作《关系》，页码据单行本。此文又收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编：《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世界史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2—101页。

使中国考》《宋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岭外代答〉里关于东罗马的记载》《明代拂菻通使考》《清初见于中国记载的东罗马》《东罗马的鸦片贸易》《汉武帝与拂菻》，等等。这里准备分成六个方面来考察。

一、犁轩、大秦、拂菻、安都等地名及其方位

从《史记·大宛传》到《明史·拂菻传》，历代史书多次提到犁轩、大秦、拂菻等地名或国名。外国汉学家纷纷进行考证，提出了众多的推测和看法。张星烺、冯承钧和齐思和引经据典地分析诸家异说，并表明自己的态度。张星烺认为犁轩即犁靬，又称大秦。他偏向爱德京斯（J. Edkins）之说，以为大秦实指罗马帝国及东罗马帝国，但历代正史所记似确各有不同。犁轩原音即由Rome（罗马）而来。《隋书》及《唐书》的拂菻为东罗马帝国。至于拂菻之原音，张星烺采俄国学者白菜脱骨乃实（Bretschneider）之说，主张拂菻是法兰克人（Farang）的译音（《汇编》，第11—13页、79—85页）。齐思和认为张星烺关于犁靬乃Rome和Latium译音的看法可备一说。大秦确为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仍自称罗马帝国，因之中国仍沿用大秦之称，但当时实指拜占庭而言。至于拂菻，乃指东罗马帝国。他采法国学者狄尔和沙畹之说，以为东罗马人对君士坦丁堡通称Polis或Polin，意为首都。

拂菻即此字的译音。中国古无轻唇音，“拂”古读重唇音，与原音正相吻合（《关系》，第4—6页）。冯承钧在《大秦考》和《拂菻考》（皆见《景教碑考》，第90—97页）中认为，大秦是罗马帝国，拂菻则为东罗马，但不信拂菻由希腊文Polis而来^①。

杨宪益在《大秦道里考》和《大秦异名考》中认为，大秦和犁轩在安息西北方向，不可能是西南方的叙利亚、亚历山大城或罗马。张骞通西域时西亚的大国尚为希腊而非罗马，因此犁轩一名必与希腊有关。犁轩之名初见《史记》，而《史记》中匈奴呼天曰“撑犁”，“撑犁”即突厥语Tengri的对音，可知当时用“犁”代表Gri音。犁轩又称犁靬和犁鞬，轩字既通靬，又通鞬，则其字必代表Kien或Kia音。犁轩相连为Grikien或Grikia音，即希腊。大秦一名在张骞时尚不存在，97年甘英去西域时始为人知。黑海西南地方包括拜占庭在内原为希腊殖民地，曾保持独立到77年始降罗马，罗马改其地为一省，省名Bithynia，或简称Thynia，因当地原属Thyni族人。大秦名既为97年左右事，当即为Thynia的对音。拂菻一名“拂”字为But，与希腊文Polin不同。“菻”字可能为“森”字误写，唯“林”

^① 转见齐思和：《关系》第5、7页。南开大学图书馆藏之冯承钧《景教碑考》一书已亡失，故只好转按齐文所引。

字古读亦可若掺，东汉晋时似有“C”音。《汉书》引司马相如《大人赋》“丽以林离”，颜师古注林读若掺。占城古名林邑，亦可作林字读若占的证明。如此拂菻为Byzantium（拜占庭）的对音似有相当的证据。杨宪益关于犁轩和大秦初指希腊，后指以拜占庭为中心的东罗马，拂菻为拜占庭之对音的这些看法颇独特，不同于张星烺、冯承钧、齐思和以及大多数外国汉学家之说，可谓别出心裁。

《魏书·西域传》（《魏书》卷一〇二）载：“大秦国一名犁轩，都安都城。”张星烺同意德国学者夏德（F. Hirth）的看法，认为安都即叙利亚首府安梯俄克（Antioch）。唐末阿拉伯地理学家麻素提称回教徒征服叙利亚时，安梯俄克之读音已缩为安梯（Ant或Anta）。《魏书》之安都与安梯正同。《魏略》作安谷城，盖取其首尾二音。宋代赵汝适《诸蕃志》大秦国条，亦作安都（《汇编》，第12、48—49、149页）。齐思和接受张星烺说，认为安都是安梯俄克，但驳夏德以大秦为叙利亚的论调（《关系》，第6—9页）。

杨宪益独排众议，在《大秦异名考》中指出若熟悉拜占庭历史，即知罗马Septimus Severus于163年（可能印刷错误，应为196年——笔者）改拜占庭城名为Augusta Antonina或简称Antonina，此名用到330年始改为君士坦丁堡，故大秦都城安

都即是Antonina的译音，与安梯俄克城无关。杨氏此说值得重视。

拂菻之名在正史上最早见于《隋书·裴矩传》，但《汉书·武帝纪》（《汉书》卷六）说武帝后元二年“立皇子弗陵为皇太子”。杨宪益在《汉武帝与拂菻》中认为弗陵一名甚奇，颇似外国字译音。皇子弗陵即后日昭帝，昭帝生于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汉书·武帝纪》还说太始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宫，飧外国客”，而《史记·大宛列传》又说安息王“以大鸟卵及犁靬善眩人献于汉”。犁靬既指以拜占庭为中心的黑海方面的希腊殖民地，而拂菻为拜占庭之对音，因此太始三年“飧外国客”中可能有拂菻方面的犁靬善眩人，皇子弗陵恰生于太始三年，则因年岁的相合，弗陵与拂菻或不无关系。随后，杨宪益又引相传东方朔所著《海内十洲记》和张华《博物志》的有关记载，主张武帝行幸甘泉射虎必为太始三年正月事，与《汉书·武帝纪》所载“飧外国客”事相合，此外国客当为拂菻方面人，昭帝幼名弗陵与拂菻有关，似为合理的假设。杨宪益的这一发现和联想饶有兴味。若此说成立，则拜占庭与中国的关系可上推至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

二、大秦国的制度与风俗

从《后汉书·西域传》起，历代正史对大秦和拂菻的地

理、风俗、制度有愈来愈详细的描写。张星烺（《汇编》，第93—100页）和齐思和（《关系》，第11—16页）对《旧唐书·拂菻传》所记东罗马帝国的风土人情都做了较详细的考证和说明。

杨宪益在《大秦国的制度与风俗》中将《后汉书·西域传》和《魏略·西戎传》中有关大秦国的记述，对照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实际状况进行了比较，指出《后汉书》与《魏略》关于大秦的详细记载，与罗马当时情况大致相符，并无过分夸张之处。其后，晋魏隋唐等书《西域传》里对大秦国则有相当夸张的描写，但一些外国学者认为这些记载的内容全属虚构，夏德首创此说，白鸟库吉继之，此等意见不可以不辩。杨宪益又引《旧唐书·拂菻传》描写大秦富丽景象的大段记载，认为其与西方史家所记的东罗马亦相符，且有西方记载中所无者，诚足珍贵。

杨宪益最后做出结论：“总之，诸史关于大秦的记载略有夸张则有之，完全不确则绝无，外国学者如白鸟库吉等所以感觉中国史料不真实者，还是因为不熟悉罗马史籍的缘故。一般说起来，还是西方人多幻想，而中国人比较崇实，中国古代史料所以有价值亦在于此。”应该说，杨先生的评论是相当中肯的。

三、唐代拜占庭与中国的关系

《旧唐书·拂菻传》（《旧唐书》卷一九八）关于拜占庭帝国遣使来唐记载如下：

贞观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自大食强盛，渐陵诸国，乃遣大将军摩栈伐其都城，因约为和好，请每岁输之金帛，遂臣属大食焉。乾封二年，遣使献底也伽。大足元年复遣使来朝，开元七年正月，其主遣吐火罗大首领献师子、羚羊各二。不数月，又遣大德僧来朝贡。

这段记载很重要，齐思和指出：“因《旧唐书·拂菻传》内容颇为明确，而其中所载拜占庭与唐朝通使事，可以补充西方各国历史研究方面史料的缺略，因之欧洲拜占庭史专家已将此传作为研究拜占庭史的基本资料之一。”（《关系》，第16页）然而，其中尚有一些地方值得推敲探讨。

1. 贞观十七年（643年）遣使来华的拂菻王波多力何许人也？

按拜占庭帝国各朝皇帝世系表，643年前后东罗马皇帝是Heraclius（610—641）、Constantine II（641），

Heraclonas (Heracleon, 641) 和Constantine III (Constans II, 641—668)^①。这些皇帝的名字与波多力之音相去太远。张星烺指出：“波多力究为何人，至今西国学者，尚无一定之说。”他列举各家说法后，采取法国鲍梯(Pauthier)之说，认为波多力三字，乃Papas Theodorus之讹音。Papas讹成“波”字，为圣父之义，近人译作教皇。Theodorus则仅余独罗(dorus)二音，与波多力音相近(《汇编》，第97—98页)。齐思和则以为波多力似指拜占庭皇帝赫拉克利斯，他在受阿拉伯人威胁的紧急情势下遣使通声气，并不足奇，但当时交通困难，使臣643年才得见唐太宗，而赫拉克利斯已死去两年(《关系》，第15—16页)。

杨宪益在《唐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中，根据自己对拜占庭历史和制度的了解，对波多力提出了全新的看法。他说643年左右东罗马没有名为波多力的皇帝，当时皇帝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s II)在位才十四岁，无实权，当时拥有军权的诸贵族才是东罗马实际的君主。在赫拉克留(Heraclius)朝，东罗马实权在诸节度使手上，当时东罗马分为三大军

① 瓦西里耶夫：《拜占庭帝国史》(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第二卷，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728页。Heraclius，齐思和译作赫拉克利斯，杨宪益译为赫拉克留。

区，即中央（Opsikioi）、阿蛮尼亚（Armeniakoi）与阿那多尼亚（Anatolikoi）。后两军区的节度使实为国家领袖，这种拥军权的贵族被称为Patrice^①，波多力正是Patrice的对音。显然，当时遣使中国的不是君士坦丁二世，而是其代理人，一个拥有军权的贵族。赫拉克留临死时，曾将东方军政大权交给一位贵族瓦兰丁（Valentin），瓦兰丁后来也曾一度称帝。笔者觉得，杨宪益的波多力乃Patrice对音说，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不妨打个不见得恰当的比方和设想，日本历史上有所谓幕府时期，当时天皇名存实亡，大权掌握在幕府大将军之手，假设大将军遣使去遥远的国家，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对方修史者将遣使的大将军称号当成了天皇的名字，这不是不可能的。

2. 大食的大将军摩栈为何人？拜占庭当时是否“臣属大食”？

张星烺认为，阿拉伯哈利发摩维亚（Khalif Moawiyah）在671年攻君士坦丁堡，摩维亚即摩栈，但战争继续七年之久，阿拉伯兵疲财尽，不得已与拜占庭议和，结果阿拉伯人承认三十年不侵扰东罗马，岁输东罗马金银、奴仆、良马，故应为大食臣属于拂菻，而非拂菻臣属大食。《唐书》所记结果与西史相

① Patrice原为古罗马拉丁文Patricius一词，意为贵族。Patricius一词的意义和实际地位不断演变，在拜占庭时有新变化，笔者拟另文探讨。

反，或为史官登记误载（《汇编》，第98—99页）。齐思和的看法与张星烺相同，认为战争是674—680年阿拉伯人第一次围攻君士坦丁堡之役，拜占庭最后用“希腊火”大破阿拉伯军，围遂解（《关系》，第16页）。

杨宪益也认为大食主将摩拽即Caliph Moawiya，其进攻东罗马时间据Theophanes记载在673—677年间，据Elmacin记载则在668—675年间。他对拜占庭臣属大食问题未直接涉及，但对“希腊火”进行了探讨。主张火药发明于中国，隋代已普遍使用，隋炀帝在宴会中用烟火爆竹向外国人夸耀，故西方人的火药知识当得自中国，“希腊火”很可能是东罗马使臣从中国带去。相传“希腊火”为加利尼科（Callinicus）所造，而此人相传来自叙利亚的希利奥城（Heliopolis），此城又名Bambyke，即《魏略·西戎传》所载的氾复，氾复是大秦丝路的西方终点，故来自氾复的加利尼科很可能来自中国（《唐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

3. 乾封二年（667年），拜占庭使臣所献底也伽究为何物？

张星烺指出：《本草纲目》和《本草品汇精要》皆载底野加，亦即底也迦。夏德（Hirth）谓欧洲上古和中古著名的therioc，即底也迦之原音。鸦片最早即混在此药中输入中国（《汇编》，第99页）。齐思和未对底也伽进行探讨，所列